

宽松的纽带

【日】大江健三郎

【日】大江由佳里 插图 郑民钦 译

自由精神，独立人格

温馨家庭，宽松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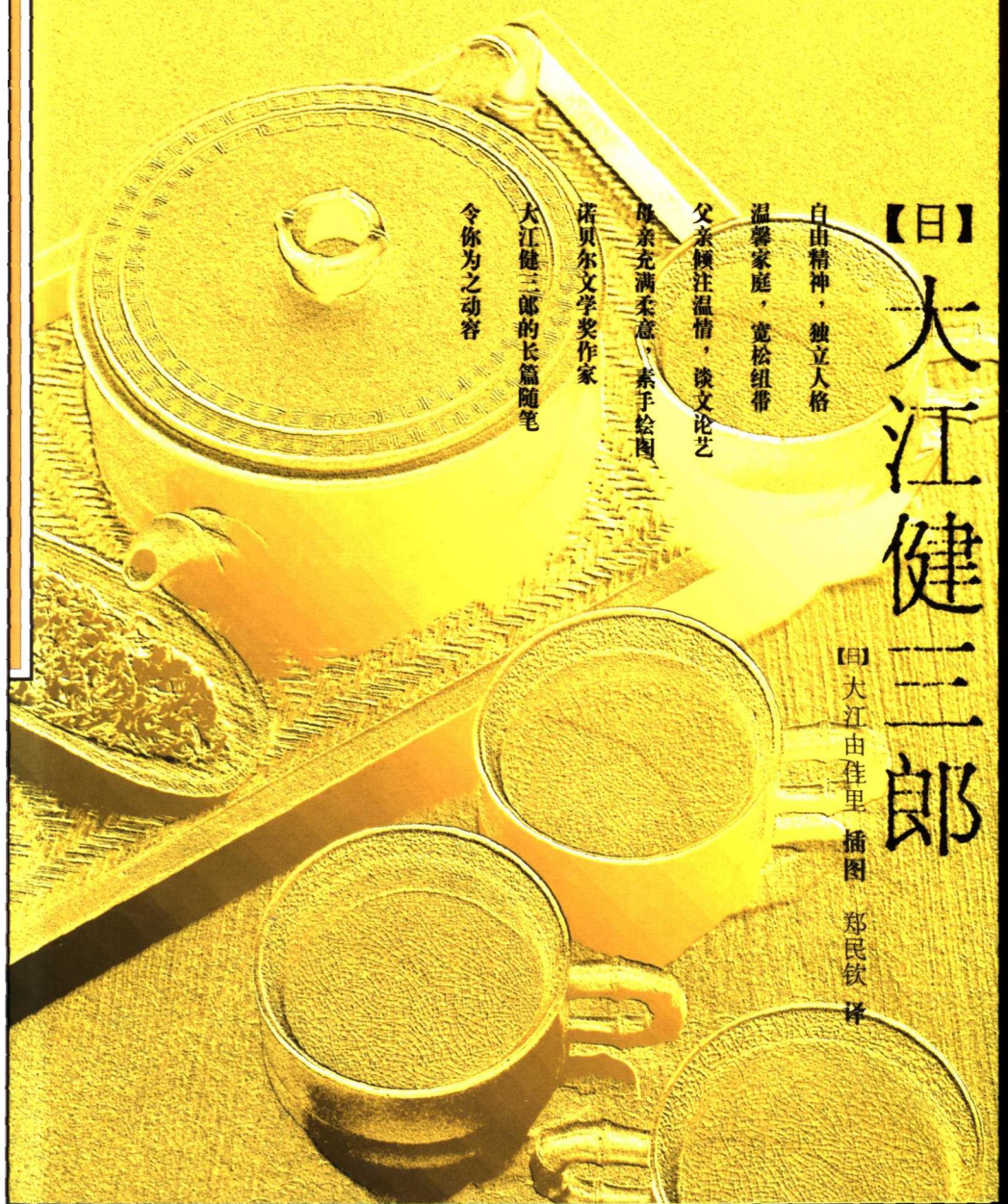
父亲倾注温情，谈文论艺

母亲充满柔意，素手绘图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大江健三郎的长篇随笔

令你为之动容



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

许金龙·主编

宽松的纽带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郑民钦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4-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松的纽带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郑民钦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4. 5

ISBN 7-5442-2706-5

I. 宽... II. ①大... ②郑... III. 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YURUYAKA NA KIZUNA

by OE Kenzaburo, OE Yukari

Copyright (c) 1996 OE Kenzaburo, OE Yukar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4149号

KUANSONG DE NIUDAI

宽 松 的 纽 带

作 者 (日) 大江健三郎

插 图 (日) 大江由佳里

译 者 郑民钦

主 编 许金龙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汪冬梅

装帧设计 姚 荣 许 菲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06-5

定 价 22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导 读]

温暖的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个婴儿在日本的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在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推出的系列随笔集“温暖人文”（全四卷，《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致新人》）里正对我们娓娓道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当然，与我们亲切交谈的这位作家，此时的身份与其说是文学大师，毋宁说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与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和所有热爱我们的人并无二致的一位普通朋友。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欢乐和苦恼；他在大学期间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思索和追求；他走上社会后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成功和挫折；当然，在他年岁更大一些后，也就是成立家庭后，也和我们的家长一样，需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孩子抚养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当然，对于大江先生来说，情况可能更特殊一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因为头盖骨缺损而导致脑组织外溢，在父母的爱心和医院的抢救下虽然存活了下来，却留下了永远的后遗症——智力障碍。

“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大江先生和他的妻子为这孩子起了一个寄托了美好意愿和良好祝福的名字——光，希望光能够在漫长的人生中幸福地生活。对于大江先生和他的家庭来说，如何与这个孩子共生共存便成了需要积极面对的

最大课题。同时，有关这个课题的思索和感悟也成为大江先生在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频频出现在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和《万延元年的橄榄球赛》（1967）——该作品此前亦被译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到最近刚刚发表的系列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和《二百年的孩子》（2003）之中，使得作者的“文学观也随之发生积极意义上的转变”，从对智障孩子的关爱升华到对二十世纪人类三大悲剧（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关注，乃至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期盼象征着纯洁无垢和美好未来的新人——你们的出现！因为，你们与过去相连接，更通往美好的未来。

对于渐入老境的大江先生来说，这种期盼最近越来越强烈，除了在大量的小说作品中不断引入孩子这一具有明显象征性的概念外，他还第一次以平实易懂的口语文体，专门为你们——纯洁与美好未来的象征——写下了《在自己的树下》（2001）这部自传性很强的随笔集，分别以逃学、生存，还有自杀、语言、反战以及学习方法等作为不同主题，与所有具有相同或相似苦恼的孩子进行平等和真诚的交流。

大江祖母给他讲的故事中，有一个叫“自己的树”，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根中出来钻到刚降生的孩子里，而人死了灵魂又返回树根里。聪明的灵魂会记住自己是从哪棵树来的……但不可以说……如果进了林子，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

年长的自己会和年幼的自己相遇……如果年幼的自己问“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年长的该何言以对？你像树一样笔直地向上生长了吗？

小时候的大江，曾问爸爸一个问题：树为什么能笔直地向上长？植物学上在森林中争取有限的阳光的答案，大江什么时候和怎样得知已经不重要了，而这个问题本身的象征寓意，无意中成了大江理解人生和锻造人格成长的圭臬。

《康复的家庭》（1995）和其姐妹篇《宽松的纽带》（1996）是大江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长篇随笔集，作家用同样朴素的口语文体叙述了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成员间的温情。透过这些与他的小说语言和文体截然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随着作家一同体验面对智障儿子光的苦恼，发现光的音乐天赋时的喜悦，进而从家庭内部和作家心灵深处来观看外部世界，观看大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观看形成大江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中所有的插图均为大江夫人由佳里所作。这些彩色画作与大江的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绮丽的世界，吸引我们进入其中的美丽世界。透过这些充满挚爱之情的文字和画面，我们将为共生共存的这一家人而感动，而赞叹。

目 录

宽松的纽带	1
大师的泪水	9
小柴狗“腊肉”	18
等待熊的出现	28
一切都在今天结束 / 不可思议的感觉	36
后期风格	45
“道德”这个词	53
尼尔斯与《源氏物语》	63
你这是要干什么！	72
国际艾美奖	80
黄昏的读书（一）	90
黄昏的读书（二）	97
黄昏的读书（三）	109
黄昏的读书（四）	119
关于《平静的生活》的两封信	128
我已经搏斗了	137
Upstanding	147
愉悦的进餐	156
并非“感情用事”、“情绪化”	166
发愿、发心	174
后记 / 大江由佳里	185



宽松的纽带。



1

我时常觉得，自己对家庭的思考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小时候，住在森林覆盖的山谷村庄里，天黑以后绝不剪指甲。因为按照祖母、母亲留传下来的村俗，说是晚上剪指甲，将来肯定会远离家人，孤独死去。我从高中毕业考入大学这一段时间，在外面赁屋独居，与家人的关系虽然并不因此变得格外冷漠疏远，但时常故意在夜间剪指甲。这也许是自己决心从今以后独立生活的一种幼稚的表示。

再后来，我结婚生子。对了，我想起四十岁在墨西哥城当教师的时候，有时正剪着指甲，会突然惊觉到什么似的停下来，望着窗外的一片漆黑。因为妻子打来国际长途电话说长子的癫痫病发作了，但是我必须工作到任期届满才能回国，所以那段时期心情特别着急。

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我即使看见儿女们在晚上剪指甲，也不想把四国山村古老的习俗传说告诉他们。之所以如此，因为我对子女（大江光除外）离家独立生活以后自己的死亡，产生一种宽容的情绪。

2

随着两个身体健康的孩子的成长，他们自然而然地拥有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就是说，他们开始逐渐从我和妻子身边独立出去。看着这个成长过程，我产生一种充满真实感的形象，觉得在我与儿子、妻子与女儿、女儿与儿子这些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宽松地联结着一条纽带。尤其是次子，他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公司职员。如果联结我们之间的纽带绷得太紧，肯定他无法忍受，我也十分疲惫。

所以，如果彼此之间有什么东西联结的话，那就像一条宽松的纽带，总是松弛着低垂下来。但是，一旦需要，一方稍稍一拉，让对方靠近自己，或者自己顺着纽带走过去。即使不采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不通过纽带，而

是用眼睛确认对方的存在。这种方式恐怕不会产生束缚感。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如同站立在悬崖峭壁之上，倘若一方就要滑落下去，另一方为了阻止他，则可以比较从容地站稳自己的脚跟……

现在我把这个以宽松的纽带维系起来的家庭想像得十分美好。只是长子大江光有残疾，无法自立，我们夫妻只好和他一起共同生活下去——这是值得庆幸的，我真的这么想，尽管发现这种感情发自己的私心——联结着我与光与妻子之间的纽带虽然不总是紧绷着，但也不至于松弛得垂到地上。

至少我一直愿意这么想。不过，我又一次觉得必须仔细审视我与光之间的关系。

3

次子为了完成硕士论文，到秩父发表实验总结报告，打算住一个晚上。他从小就性格内向，有气也憋在心里，以沉默表示不满，绝不牢骚抱怨。我们一直都是让他送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这一天早晨，我只好停下一早就开始的工作，亲自送光去福利院。

下了电车，沿着新建的高层公寓旁边的人行道行走的时候，光的癫痫病开始发作。根据我们平时积累的经验判断，属于中度发病。我把他扶到人行道边同样新修的长凳上，等着他

恢复平静。这时，我抬头看着身边大鸡爪槭以及更大的榉树上的黄叶。

中度发病比较难办的是恢复平静以后的大小便失禁。这一天也是如此，发作过去，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生这种现象。满身臭味，也不便坐出租车回家，只好带他去职业培训福利院再说。

光也是这么考虑，但是他走路还有点不稳当，我伸手正要挽住他的胳膊，被他拒绝了。但我还是想扶一把他的肩膀，光却微妙然而坚决地扭动一下后背，摆脱我的手臂。于是这样一直走到残疾人福利院，一路上我也没能扶他一把。

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早晨，夸张一点说，那气氛好似战场，尤其是老师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紧张繁忙地工作。我把情况告诉一位熟悉的男教师，让他拿来更换的内裤，带着光去厕所。如果我没有发现光大小便失禁，刚才那位男老师也应该会处理的——看来以前这种事肯定不止一次——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老师们的工作实在非常辛苦。

对于光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急忙把他带进蹲式厕所，他从小就没有使用过这种厕所，不会蹲，一副痛苦别扭的姿势，蹲着排便。我在一旁处理他的污脏的内裤，忽然想起女儿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次，光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车站的厕所里，地上净是污水，女儿从后面使劲撑住他的身体。进来解手的男士们看到女儿在敞着门的厕所里如此奋力助残的场面，都不由得感动，甚至流露出由衷敬佩的表情。如果说女儿的性格，她平时温顺听话，但一旦认准一件事，就

变得坚决而勇敢。

我好像完成一项工作似的，一个人乘电车回去，路上想起刚才他拒绝我的搀扶。这种事先前常有，大概因为他发病之后心情难受的缘故吧。不过，恐怕他不会想到自己的病原在于父亲，所以不是对我表示敌意。只是因为发病以后的不舒服，使他忘记了平时自己对父亲的关照。相反，平时他在人群中行走或者上台阶的时候，总是让我挽住他的胳膊或者搀扶他的肩膀，他十分宽容地允许父亲这样做。我被赋予这种特权。这么一想，我仿佛悟到一种令人肃然的东西。我在仙川站下车时，和我一起下车的两个女大学生在站台上故意让我听见似的大声说道：“瞧那个老头，你不觉得他浑身臭烘烘的！怪老头！”

年初，我曾到她们就读的大学，在光创作的音乐伴奏声中讲演过，幸亏当时没有人叫我“怪老头”，可是……

4

于是，我意识到虽然光平时极力忍耐没有表示出来，但我也许一直在损害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独立性。当然，我并非对自己的这种性格毫无反省。现在也想起曾经有过思考同样问题的各种机会。

在一次有关残疾儿童的研究会——大概是我演讲自己与儿子共同生活的情况之后，与参加者举行的交流会——

上，一位在国立大学教授残疾人教育理论的年轻学者批评我这样过分呵护光会影响他的自立。他说：尤其你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和妻子死后，儿子将如何生存。这是最糟糕的教育残疾儿的态度。这样的父母亲是培养孩子自立的大敌。即使你们夫妻不在了，你的儿子照样会很好地生存下去。你的小说还有这样的情节，女儿表示自己出嫁，一定要带着残疾的哥哥。这实际上是女儿决心一辈子不结婚。你们夫妇的这种态度甚至造成女儿的不幸！

看来，我过于珍惜家庭的态度使这位年轻的学者无法容忍。他继续对我展开批评：你把家庭与社会对立起来；你把所有的个体包容在家庭里，从属于双亲，这是双料的反动。他的批评充满当年“全共斗”^①的火药味。

我在以“康复的家庭”的形式进行思考的时候，尤其注重以此支撑的自我。对于这一点，我也进行过反省。如果有人反问我：你说家庭是自己的据点，那么没有家庭的人该怎么办？我也觉得现在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位立志当作家的人来信说：文学往往始于对家庭的否定，想一想太宰治的这句名言吧：父母亲应该比子女更重要！这么说，我不得不时常承认自己还是个孩子。

我每天和光都同样在房间里进行各自的工作，同样听着音乐，然后匆匆忙忙地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接他，似乎为了弥补这一段分开的时间，一路上想方设法

① 全共斗，全学共斗会议的简称。1968~1969年学运时成立的学生团体。——译者注

和他聊天。如此日复一日，我不知不觉地——尽管没有说出口——但一心认定，光需要我，没有我，他将无法正常生活。我还时常感觉到，光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在忍耐，给予我宽容。

5

宽松的纽带。回顾我六十年的生涯，除了幼儿时期，以我的性格而言，这句话最贴切地表达我的人际关系。

我从未参加任何政党，倒是以自由人的身份经常参加某个党派或几个党派联合举行的集会游行。但是这些党派从未要求我加入，我也没有申请过。我有时想，用政治术语定义的话，自己也许最接近无政府主义者。然而自己也没有加入无政府主义者的党派。

我口头上经常标榜要珍惜自己的祈祷，却不加入宗教信仰。于是有时人们会好心地——更多是批判性地——问我：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最恰当的回答是：我不愿意信教，受其束缚——但同时我还认为，入教而不受其束缚，又有什么意思呢？

与我上述强调的主张直接有关的是，我喜欢阅读宗教家的传记，尤其是方济·罗耀拉·伊纳爵最后决心接受宗教最严格的教规的约束的前后故事使我入迷。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作小说至今，所以从未正式在某处就业。即使在学生时代，我也没有参加学校的各种

团体活动——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担任文艺部杂志的编辑，那也只是一年两次集中一周时间进行工作。因为没有参加文艺部的活动，所以现在连一起编辑文艺部杂志的同学的面孔都记不起来。然而，像伊丹十三这样非常随意交往的同学倒成为一生的挚友。上大学的时候，尽管没钱，却也不住学生宿舍。本来打算住，可是听学生科介绍说，宿舍是大房间，旧制一高^①时代的老房子，还要几个人同住。一听这些，连忙逃之夭夭……

我也意识到，也许这些使我没有积累一定的人生经验，所以至今未能真正长大成人。尤其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中期这一段时间，担心自己性格的缺陷会造成文学的缺陷。尽管现在我觉得人的缺陷本身在自己的文学整体中也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出于以上的种种考虑，我想写一些以“宽松的纽带”这个具体形象为主题的文章，文章之间的关联性也比较松弛。对我来说，我希望这些文章是我以“康复的家庭”这种方式思考与光的关系以及整个家庭的自然的展现。

① 旧制第一高等学校。——译者注



太师的泪水。



1

初秋，我去信州的松本做了一次演讲。这座城市位于盆地中心，那两天一直下雨，看不见四周山峦，甚觉遗憾，但有老朋友同行，这趟旅行令人难忘。

饭店大厅的里处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挂着纪念斋藤管弦乐演奏会的日程表。看来，优美动听的音乐会就在这儿举行。这么说，乐队指挥小泽征尔先生也应该住在这家饭店里。尽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也不便给他的房间打电

话，于是写一封信，请服务台转交。

那天晚上，我在演讲的时候，为了使会场气氛轻松，一开始就讲一则有关小泽征尔的幽默小故事。这个故事我想从后来送来的录音带讲起。

2

我相信，在松本，最受尊敬的我的同龄人，恐怕就是小泽征尔先生了。我们全家人都对他十分尊敬。我的妻子和孩子，尤其我的那个努力作曲的残疾儿长子光更是如此。而且小泽先生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走路不过五分钟的时间。

因为小泽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忙人，我又只是在家里读书写字，过着没有社交活动的生活，所以既没有去过他家，也没有请他到我家里来。不过，偶尔在街上遇见这位大指挥家，交谈几句，那实在是大喜过望。附近有一家老字号的荞麦面馆，小泽先生在东京的时候，好像几乎每天都要光顾这家面馆。我听说以后，觉得他难得清闲，不忍心再去打扰他，于是没去面馆，而妻子和儿子似乎悄悄去过面馆，希望能见上一面。

不久，他们果然如愿以偿。妻子和小泽先生交谈片刻，十分兴奋地回到家里。她表情激动，两眼发亮，我和她结婚将近三十年，很少见她这个样子。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妻子真的很激动，她说刚才在荞麦面馆见到了小泽先生，